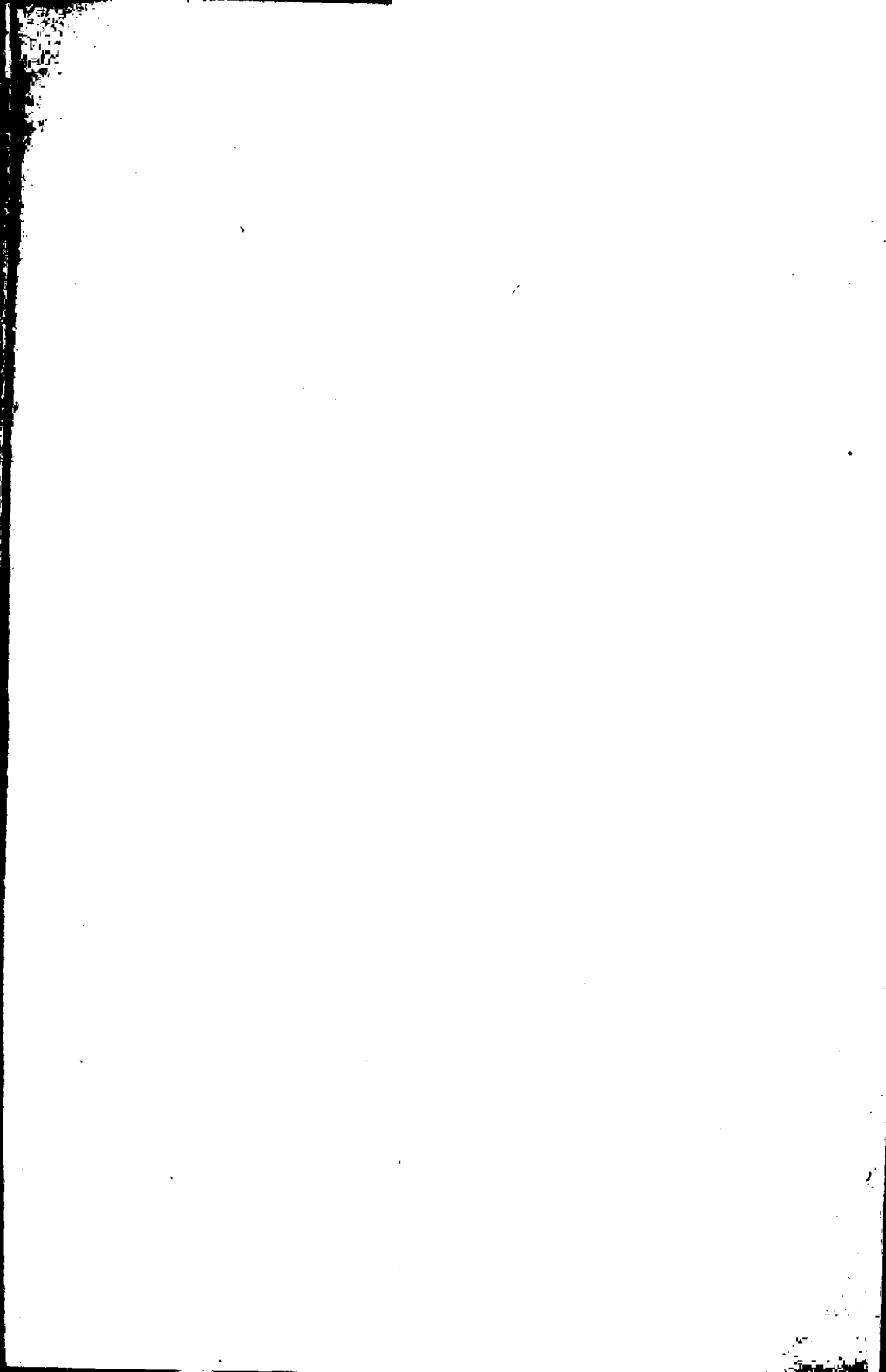


西山義旗

林如稷著



〔电影文学剧本〕

## 西 山 义 旗

林如稷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状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四川省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48頁·2 11/16 印張·54,000字

1959年9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2,001—6,000 定价: (5) 4角

統一書号: 10118·461

(一)

字幕：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焚燒圓明園，清朝文宗皇帝逃奔熱河。後由俄國大使出面調停，訂立北京條約；除實行從前所訂天津條約外，更開辟天津為商埠，割九龍半島南端與英國，賠償英法兩國軍費各八百萬兩。

“在訂立北京條約時，充當翻譯的法國教士，用欺騙手段在‘中法續約’第六款上增添‘任法國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項。從此，帝國主義者披着宗教外衣，深入我國內地，強購田地，修建教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基地和間諜機關，並吸收地主豪紳和無賴流氓入教，對抗政府，壓迫人民，剝削勞苦大眾，包攬詞訟，奸淫婦女，殘害兒童，引起全中國人民的忿怒。同時，清朝政府對外軟弱，不敢干涉各國傳教士的非法行為，進而與傳教士共同壓迫中國人民，由此激起多次的反帝、反清的人民起義運動。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縣龍水鎮人民起義，是四川近百年來最大一次反帝、反清的工人和農民的起義運動，不但震動了西南，也震動了全國。”

一八九〇年夏天。四川省大足縣龍水鎮的東場口外，在修建一座兩層洋樓式的新天主堂工地上，在用木板和杉條捆扎成的臨時護欄門外，懸着一張大字告示：

“大足縣正堂錢諭：

“此系天主堂修建重地，無論何人不得擅入滋擾，違者即由安民局拿辦，予以嚴懲不貸。

“大清光緒十六年四月初六日。”

法國教會在龍水鎮修建天主堂，近几年來已經是第三次了。因為前兩次修建在場內，在一八八六和一八八七年連續被愛國人民打毀，這一次除由清朝官府道歉賠款外，還另行撥劃了東場口外一大塊荒地供重建之用。所以又大興土木，建築得更為寬大華麗，並且添筑了堅厚的圍牆。經過兩個月的時間，現在工程已快完成。

教堂的司鐸法國傳教士華芳濟同着大地主教徒龍水鎮安民局局長蔣禮堂，以及地主教徒秦道生、王懷之、龍正官、龍治高和十幾個壯年無賴教徒正在查看將近完工的天主堂。

蔣禮堂指手畫腳地向華芳濟說：“華司鐸，這一回修得更堂皇些，圍牆也比以前兩次堅固，用費還不到清政府賠償的一半，重慶杜昂主教一定會滿意的吧？”

華芳濟微微點點頭，皮笑肉不笑地說：“蔣局長和秦教友辦事能干，我一定請杜昂主教向大足錢知縣保薦秦教友辦安民局的總務，上帝永遠保佑你們！”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

秦道生做出諂媚的樣子：“多謝司鐸的提拔！我們教堂真是越打越發哩！”

龍正官也擠上前來湊趣地說：“對呀！華司鐸不是早說過，以後法國還要在我們西山一帶用機器來大開煤礦和鐵礦，那時我們秦教友正好當一名大管事的。”

秦道生歡喜得忘乎其形，笑嘻嘻信口連忙地說：“那才真是主的恩德，大家都沾光沾光。要能夠早點象大法國在安南那樣，杜昂主教怕不是四川總督，彭若瑟司鐸和華司鐸當了成都、重慶兩府道台，我們蔣局長就會要升到大足縣正堂！……”

蔣禮堂怕這些話太冒失使華芳濟不高興，趕快岔進一句：“秦教友，你不要說得那樣遠，地方上同我們作對的人早就在東猜西疑地說怪話了。我們杜昂主教和華司鐸，不辭千辛萬苦來到四川，還不是一心在為主傳道，在為中國的好啦！”

華芳濟雖然顯得有點不安，但卻很有興趣地把秦道生看了一眼。

“司鐸，工程眼看快完了，從今天起，我再加派安民局的兵丁來保護，誰敢再打教堂，真想找死！”蔣禮堂又得意地說。

眾人隨着華芳濟走出天主堂。在天主堂門外，放了几乘

滑竿，有八名安民局的兵士候着。当蒋礼堂、華芳济走出时，兵士們立得端端正正的。華芳济走到教堂前面左边的圍牆下，看見离教堂五六丈远的地方，孤單單地有兩間茅草房，它与教堂相毗鄰，很不調和的样兒。華芳济指着草房說：

“那几間草房在教堂側边，太不美觀了。蒋局長，你看想个什么办法？”

蒋礼堂把眉毛几皺說：“華司鐸，这好办！叫他立刻搬开。”轉向王怀之等說：“把那兩間草房拆了，住的人立刻叫他搬家，說縣衙門要这个地方送給大法國教堂！”

王怀之、龍正官、龍治高和十几个教徒，一窩蜂似地跑向草房去，把住在里面的張老兩夫妇拖了出來。

張老大叫：“你們天主堂白天搶人呀！”

王怀之給張老一耳光：“胡說！你这老狗裝瘋，縣衙門早把你这三畝地划給教堂了，你还賴着不搬走！”又是兩拳頭。張老也拚命抵抗。

張老太婆怒声嘯叫：“这是我們祖宗三代留下的呀！你們狗仗人势活搶人啦！”

龍治高惡狠狠地向着張老太婆的胸口上踢了几脚，老太婆倒在地上，龍正官又在她身上乱踏了几下。老太婆叫喊着，怒罵着，口內流出了鮮血。

張老头掙脫身子，大罵：“你們仗人多，老子与你們把命拚了！”他看見老伴倒在地上，急忙去扶着。

几个教徒跑進草房里，見东西就拿。王怀之放起一把火，草房燃燒起來了。

教徒們看見房子已燃，也就飛跑回教堂這邊來了。

張老的草房着火，立刻跑來几个羣眾，提着水桶，想撲滅火焰。可是大火已充滿了草房，無法救熄了。年青小伙子鐵工李仇，提着一桶水，他和另外一個鐵工蔣興順，看見張老扶着張老太婆，急忙跑過去問：

“張老，啥子事呀？”

張老搖搖頭，看着老婆咽氣死了，口內流出鮮血，咬着牙齒說：“老伴，我忘不了這血海冤仇！……”

華芳濟現出獠笑，剛剛轉身走到新教堂的正門，一個被他奸污過的修女神經失常，瘋瘋顛顛地把華芳濟拉住，冷笑了几聲：

“華司鐸，我快要給你生一個小乖乖了，又象你，又象我！哈哈！聖母瑪利亞呀！……華司鐸，你這個壞蛋！”她順手給華芳濟兩耳光。

華芳濟立刻面紅耳赤，但他很勉強地忍着怒氣，裝着不屑理會似地大叫：“王懷之，把這瘋婆子快拖進去！”手摸着臉，眼露出凶光。

王懷之同几个教徒冷笑着，把瘋修女拉進天主堂的側門。

蔣禮堂却很正經地說：“這簡直是胡鬧！”手画着十字，轉向華芳濟：“華司鐸，請到我安民局去用午膳吧。”

華芳濟還管得無言可答，只連連點頭。

蔣禮堂和華芳濟各坐上滑竿，回到鎮上安民局去了。



## (二)

从西山煤窰通到龍水鎮的不平的山路上，有許多挑炭的、背紙的、挑石灰的工人和力夫，不斷地走向龍水鎮去。

這時正是六月火熱的天氣。張老背着炭，吃力地走着，他滿頭冒汗，氣喘咳嗽。忽然足被大石塊絆了一下，跌倒在地上。炭筐壓着身子，他努力掙扎想站起來，但是幾次都無效，炭也傾倒出了一些。後來，他力竭了，倒睡在那裏。

余棟臣、余翠坪、唐翠坪、張桂山挑着炭去趕場。

張桂山：“余大哥，聽說今天龍水鎮的靈官會還要辦得很熱鬧哩。”

余棟臣：“這不消說，幾百年的會了，怎不熱鬧。”回頭向着大家說：“賣了炭我請你們喝酒去。”

大家挑着炭，轉過一個山坡。西山是一羣險要而美麗的山，有叢林，有峭崖，有幾座廟宇，有幾十個煤洞和石灰窰，幾家手工紙廠，還有鐵礦；在有些坡土上，也種着山莊稼。可是，勞苦羣眾天天受到生活的磨折，他們每天不是挖

煤或燒石灰，就是背炭挑紙下山，不但不去欣賞這美峻的山嶺，而且覺得這樣難走的山路，給他們只帶來一些痛苦。這時，唐翠坪忽然抬起頭來把前面看了一下，向着他身旁的余翠坪說：

“余二哥，那邊有人跌倒了！”

余棟臣快步跑去，把張老攙扶起來。大家忙幫着把滾散在地上的炭拾起。

余棟臣說：“張老，你怎麼不等着我們一路走？”

張老嘆了一口氣：“我想早些走少曬點太陽。”轉身把張桂山、唐翠坪看看，向余棟臣說道：“他們兩位我還沒有見過。”

余棟臣指着張桂山：“他是張兄弟張桂山，有時在幫人煮飯，沒事就來山上挑炭。”又指了一下唐翠坪說：“他是我老二余翠坪的毛根朋友，叫唐翠坪。”

張老笑笑說道：“你們年青人都好！”

余棟臣：“我們就替張老把炭挑到鎮上去吧。”

張老連忙擋着，幾個年青人也不肯聽，把張老的炭各人裝了一些在自己的筐子內，挑上肩，同着張老轉下山。

在龍水鎮的西場口（與教堂方向相反，自東至西是一條正街，長約三里），挂有一道橫彩，上面大紅字寫着：“慶賀靈官大會”，下面一行小字：“光緒庚寅年六月十九日”。西場口內有一個廣場，就作為當地土產的紙張、石灰、鐵器和米糧等的市場。煤炭市原在場內人文橋邊壩地上，不久前

被洋教堂霸占去修了医館，所以現在炭夫們也只好把炭挑到这里來出賣。这时，廣場上的各种土產正紛紛陈列出來。

余栋臣等人剛一走進場口，便就听到場內的鑼鼓聲，以及赶会人的嘈雜欢笑声。余翠坪不禁驚異地說了一句話：

“呵哟！真是比往年熱鬧，今天要耍个快活！”

他們走進拥挤的炭市，把炭筐依次擺好。这时炭夫們也不斷地在招呼：“余大哥來得早呀！”

余栋臣向着他們說：“弟兄們，我今天請你們喝酒，就拿这一挑炭請你們，不够，再添上我們老二的。”

大家都笑了起來：“我們陪余大哥喝，对！”

这时，街上更漸漸熱鬧了。家家張灯結彩。在正街上有很多人來往，小孩們圍着零食担子欢笑，也有少数稍微打扮的妇女在街边張望。鎮上八个大庙和一些茶館里面，都有人在玩鑼鼓。

灵官被人抬着出巡了，全镇爆竹大放，鼓乐喧天，全場的人和鄰近的農民、小商人、手工匠等都匯流在一条大街上看灵官出巡勝会。也有一些紳士和地主夾雜在里面。

龍灯在人羣中玩了一陣，羣众喝采，移向前面去了，獅灯又來献技；最后化裝的川戲游行隊又來了，有扮关羽單刀赴会的，大热天扮周倉的胖子穿着厚厚的鎧甲，汗流气喘，引得大家嘻笑；在廣場上表演的一段“柳蔭記十里送行”，博得不少叫好喝采。

余栋臣等人也在人羣中看熱鬧，余栋臣不斷遇見熟人，同他親熱招呼。他們恰恰站在灵官庙照壁前面，照壁上貼有

一張告示。余棟臣把告示看看，喊他身邊一個穿長衫的三十多歲的本家余翠生秀才：

“喂，秀才老弟，請你念念這東西。”

眾人轉向照壁，余翠生念着：“大足縣正堂錢諭：查近年來奸民屢次仇毀教堂，引起國際交涉。本年六月十九日龍水鎮靈官大會禁止舉行，違者即予重懲！”余翠生看見下面還有兩個大字，好像是有人添寫上去的，笑了笑用手指着念道：“放屁！”

“放屁，真是在放屁！”余棟臣和羣眾們哈哈大笑起來，還有人對着告示吐口沫。

東場口外的天主堂在前幾天就修完工了，連圍牆側邊強占張老的地皮加修的一排平房，也將近完工。天主堂的門前也是懸旗挂彩，在大門額上有一道橫彩，上寫着：“大法國龍水鎮天主堂落成典禮”。大門外劉聯陞總爺騎着大白馬，拿着一把大刀，領着十幾個清兵，守衛着教堂。王懷之、龍治高、龍正官和二十多個年輕的教徒，各執長矛短刀等武器，在圍牆外的一塊草地上坐着，有兩個教徒在玩“單刀破矛”。

這時在圍牆外寬大的門口，臨時木欄已經拆去，但那張告示還懸挂着。有二三十個羣眾想擠進去看熱鬧，對那張告示和教堂的守衛走狗做鬼臉；也有不少過路的人停下來在看這一座新修的天主堂，都用忿恨的眼光交換着不滿的神氣。李仇和蔣興順也在人叢中指手畫腳地說話。

三个清兵用皮鞭去驅逐走近白馬的蔣興順，劉聯陞總爺也跳下馬來大聲喝罵，羣眾便乘勢圍了上去。清兵在劉總爺的示意下，終於揮鞭向蔣興順身上打去。羣眾嘈吼起來，漸漸地激動了不能忍抑的忿怒。

身上挨了幾鞭的蔣興順一下抓着劉聯陞的大刀，嚷叫道：“劉大堆，你是天主堂的總爺嗎？還是縣里的官？”

羣眾嘩笑起來。李仇擠過去對着劉大堆做了一個鬼臉。

又有人在罵：“啥子總爺，劉大堆早就是洋人的干兒子呀！”

正当清兵與羣眾鬧成一片的時候，王懷之那一伙帶武器的教徒也跑過來了。王懷之從蔣興順手上奪回大刀，交還劉大堆，又向羣眾大喝：“你們真不怕死！來，看吧，今天老子們倒要捉拿前兩回打教堂的主犯！”

“哪個人是打教堂的主犯？想害人嗎？”羣眾里面一個中年人反駁。

王懷之與劉大堆遞了一下眼色，惡狠狠地指着羣眾說：“就是你們這些匪徒！”

“放屁！胡說！吃洋（羊）雜碎的！”羣眾回罵。

“教堂修起不讓人看，你們就用尿布遮起嘛！”蔣興順一面罵，一面在搶奪一個清兵又向他揮來的皮鞭，李仇和幾個羣眾幫助蔣興順抵抗。有的人勸解，有的人在地上抓起石子泥塊拋入教堂。

劉大堆指揮清兵，王懷之領着武裝教徒，撲向羣眾。雙方立刻混打起來，刀、棍、石子、拳頭在人叢中翻飛。有些

人跑开，有些人開声跑來。

蔣兴順忽然被一个清兵在肩上砍中一刀，血流不止，一件破汗衫頓時紅透。李仇把蔣兴順扶着走出人堆中，王怀之还追打過來，被李仇一把泥沙打迷了眼。但蔣兴順終於昏倒下去了。

場內灵官还在出巡，突然有个老媽媽，手提一面鑼，敲打着迎面跑來，口里急急喊叫：“教堂殺我的兴順，教堂殺死我的兒子呀！……”

看会的人頓時大乱。有的人包圍老媽媽問話，有的力夫和年輕人各執刀、棒、扁担跟着老媽媽奔向东場口的天主堂。

街上騷动混乱，有一个打鉄店学徒抓不着武器，一下跳去把停在街心的灵官菩薩手拿的金鞭搶下，口里說：“借一下，灵官老子！……”也飛奔随着众人跑去。

余栋臣等人帶着一百多名西山炭夫、石灰窰和造紙厂的工人趕來。余栋臣抓过老媽媽手里的鑼，連敲几下，大声急叫：

“要报洋人教堂的仇的，跟着我們來呀！”

李仇領着龍水鎮的鉄工十儿人，執着鉄鎚趕來。

龍水鎮的团練隊有二三十人加入了行列。

余翠生和几个斯文人、商人等也加入行列，不过沒有拿武器。

羣众在叫罵嘈鬧声中冲進了天主堂。

華芳濟和王懷之及一些教徒，急忙從天主堂的側門邊逃走。瘋魔修女也驚惶地趕出來，她慘叫着拉住華芳濟漂亮的法衣不放，華芳濟惡狠狠地開放手槍，將瘋魔修女擊倒，忙忙逃走。

余棟臣、張老、張桂山、余翠坪和羣眾涌進禮拜堂，忿怒地用棍棒搗毀桌椅和門窗。

一些羣眾捉住了劉大堆，打落他的紅纓涼帽，撕破了他的衣服，讓他赤露着上身。羣眾圍成了圈子，這個把他肥大身子抓一下，那個敲敲他的背，有的在吐口水，有的在拋沙石。劉大堆雙手抱着頭，狼狽不堪，讓羣眾嘲笑作弄。

余翠生走進圈子，勸解說：“各位，够了，他總是朝廷的總爺，放了他吧！”

李仇舉着鐵鏈：“余秀才給你講情，饒了你，快向余秀才行個禮！”

有些人在喝叫：“快去！快去！吃洋人剩飯的狗！”

拿着靈官的金鞭的鐵匠學徒比了一個要打的滑稽姿勢，眾人又大笑起來。

劉大堆站着不動。

一個炭夫說：“李仇兒，賞他兩鏈！”

李仇舉着鐵鏈向着劉大堆。劉大堆無可奈何地對余翠生作了一個揖。羣眾笑着指畫着，非常高興。

教堂已被打爛，余棟臣領着弟兄們回西山去了。羣眾和看熱鬧的也一哄而散。

這時，清兵才陸續從廁所和外面平房內出來，急忙又穿

上号衣。有几个兵士給刘总爺把破衣服穿好，把他的大刀拾起，給他挂在腰間。刘大堆羞憤不过，大罵兵士：“你們这些奴才，見勢不好就跑了，不來替老爺保駕！”又用足踢一个正把踏扁了的紅纓涼帽遞給他的清兵：“做啥！渾蛋！”

兵士們都很忿怒，但不敢說什麼。

一个農民肩挑着一担川剧乐器，經過教堂大門口，看見那樣子，冷笑了笑：“总爺好威風呀！”

刘大堆听着，更加惱怒，指着農民向兵士發命令：“快給我捉住！……”

兵士們無處發泄，如狼似虎地冲向農民。

農民慌張丢下挑担，飛快地逃走了。

兵士們忿怒地用刀棍把乐器打毀。其中有一面大鑼，刘大堆提起看看，又翻過來，上面墨寫着“蔣贊臣”三个大字。刘大堆指着字說：

“蔣贊臣不是白鶴林的一个紳糧嗎？”

一个兵士应声說：“是个几十畝田的糧戶，和余蛮子余栋臣弟兄是血表親戚！”

刘大堆楞了一下，冷笑了笑說：“蔣贊臣不安分守己，鳴鑼聚众，搗乱地方，定是支使余蛮子、張桂山这一伙人三打教堂的主謀犯！”又指着大鑼对兵士說：“这不就是他國人打教堂的催兵鑼嗎！对，这就好，有了証据，快回縣大老爺衙門报案！”

刘总爺騎上白馬，又是威風凜凜的样兒，同大足驛驛丁們走了。兵士們做着苦臉，在馬后跟着喘气飛跑。



### (三)

龍水鎮安民局門前站了四個清兵和兩個端着后膛槍作戒備狀的安民局練勇。清兵押着一些羣眾，趕進安民局。劉大堆手提大刀，很神氣的樣兒，在捕人的清兵後面押隊，昂然走進安民局。

蔣礼堂、秦道生、王懷之、龍正官、龍治高等迎接着劉大堆。

蔣礼堂含笑說：“這回真把劉總爺勞神了。”

“我奉了錢大人的命令，非把這些無法無天的打教堂的奸痞捉完決不甘休！”劉大堆得意地說。

王懷之興奮地插上一句：“對啦，無毒不丈夫，這回一定要多抓些人，只要瞪過老子們一眼的，都要叫他坐幾天要監！……”

龍正官也忙着說：“劉總爺、蔣局長，定要把那些奸民弄慘，在每人身上刮出十兩五兩銀子來打個肥牙祭！”

蔣礼堂瞪了龍正官一眼，說：“龍正官，你又想估着牽人家的耕牛了吧。給你說，華司鐸還在催你給他快弄那個白